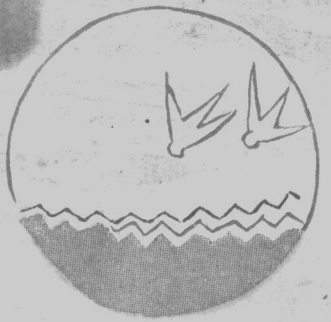


斷片的回憶

曙天著

64
66

北　新　書　局　印　行

憶回的片斷

斷片的回憶小序

衣萍

就在「孫老頭兒」伏園兄編京報副刊的那年，曙天寫她的「斷片的回憶」，原因是給京報副刊充篇幅罷。但寫了不久也就停筆了。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峯兄把這些短文集成付印，好意是極可感的。但曙天說：「這些文章那有出版的價值呢？」

是的，就是我，也不敢說，曙天這些文章有怎樣偉大的價值。但如果著作和出版不是少數什麼「藏之名山」或「傳之百世」的「不朽家」的專利品，我相信一切的平凡人都可以自由地發表個人的平凡的思想和情感，只要他的思想和情感不是說謊和欺騙，雖然現代世間最歡迎的還是那些說謊和欺騙的誇大狂的胡寫。

回憶是甜蜜的，法朗西（Anatole France）曾這樣說過。

在曙天的過去的二十餘年的生命中，一半是給

那纏綿的疾病消磨掉了。疾病毀滅了甜蜜，然而她似乎已經忘記了疾病的苦辛，疾病訓練了他的心靈。使他寧靜地，愉快地，忍耐地度過這病裏的人生。

眞的，在曙天的回憶裏，沒有怨尤，沒有咀咒，她安閒地把她過去的生命，寧靜地表現出來，正如一幅幅樸素的Sketch，使我們能從這些斷片的Sketch中，看出她的悠雅的高潔的人格。

一個朋友談起在文壇上頗負盛名的某女士的作品說，「如果中國全國的女學生，合起來，開一個成績展覽會，那麼，某女士的作品，當然是很好的了。但如果說到文學，哈，文學——」

當然的，曙天的作品也算不得什麼文學，但現在只當作一種成績品而陳列出來，（我並不敢說是很好的。）或者大量的朋友們，總可以許可的罷。

我就把這些平凡的幾句話來做她的序。

衣萍，大熱之日，寫於上海灘上。

目錄

(一) 夢裏的西湖……一
(二) 一朵紅花……四
(三) 騎驢……六
(四) 訪魯迅先生……九
(五) S哥和老鼠……一三
(六) 雨天……一四
(七) 釣雨……一六
(八) 黃昏……一九
(九) 病的煩惱……二二
(十) 青梅與紅葉……二五
(十一) 晨光社……二七
(十二) 除夕……二九
(十三) 草地……三二

附錄

(一) 野馬……三六
(二) 上午……三七
(三) 想像的繪畫教授……四〇

斷片的回憶

曙天女士

(一)夢裏的西湖

波淡淡，

水溶溶，

一隻小艇搖曳任東西。

我想起我愛的西湖來了。

我愛我的西湖，我也愛我的杭州。然而我不能不從風景清麗的江南遷移到灰塵滿地的北方來。

這是爲了什麼原因呢？我不知道，也許我的上帝也不知道罷。

我到北地來了，我忘記了我來了已經有幾個月。我仍舊像小孩一般的，不惱，不煩，不悲，不愁地度着這荒涼寂寞的日子。我愛看小說，我愛嘗酸辣的蔬菜，我愛嗅花露水的香味，我也愛喝熱沸了的濃茶。這都是我在江南沒有的癖性。

白雪融融，嚴冬去了，我初次接見這北地的春天。

我住在臨河的小齋裏。

我走出小齋，站在臨河的石級上。我望見水面的浮藻，我也望見浮藻中間的遊魚。

這彷彿是西湖的景象吧。我想。

沿着河濱走去，貪看耳外的風光，走到夕陽西落。金鱗的紅霞，雙雙小鳥急忙的飛向歸途，樹梢上的浮光，也慢慢地退散，終於不見了爲止。

晚風吹來，我覺得森寒還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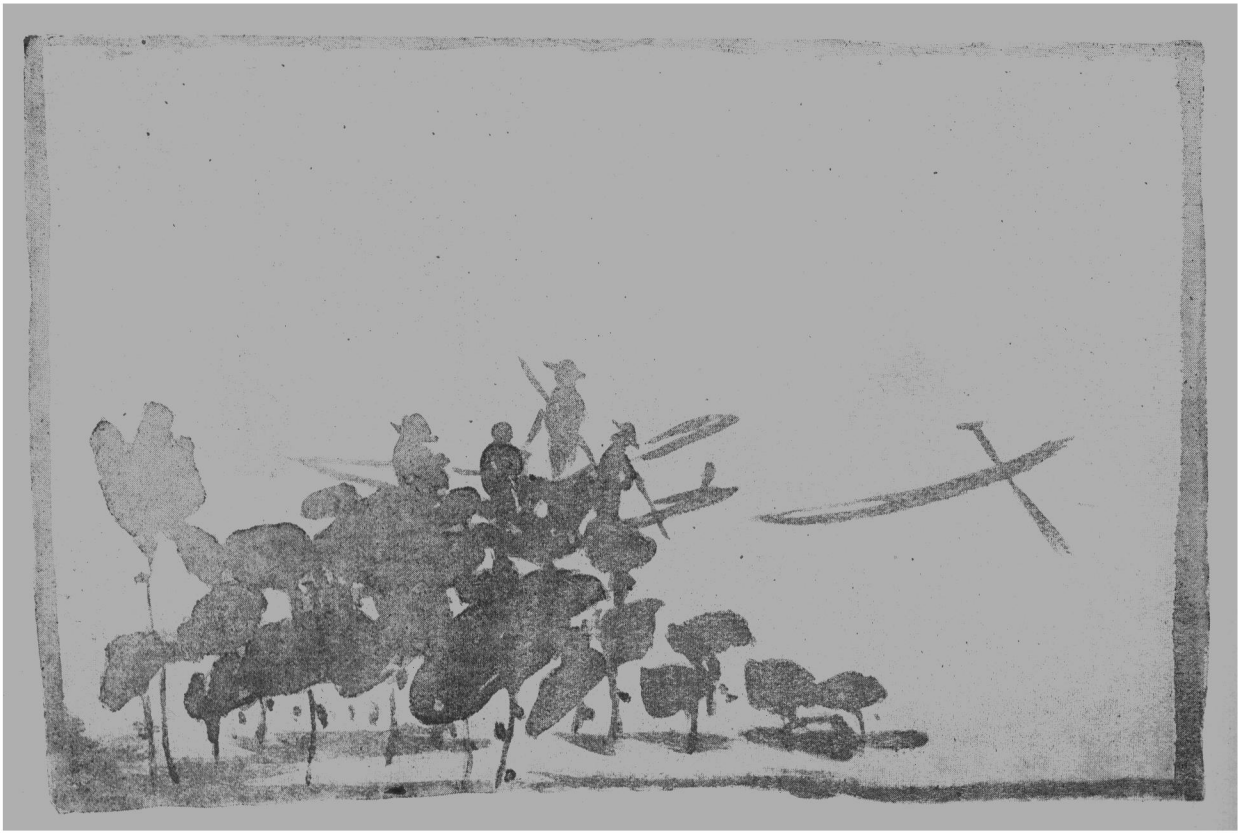
我又想起西湖，迎風歸來，我做了一晚西湖的夢。

我夢見美麗的西湖——彷彿是：朱，紅，黃，綠間隔的樹葉，黃豆似的草原，彷晚的純紫色的山和日間的清明異常的水和天，我坐了一葉的扁舟，在湖中飄蕩。

我的C妹妹在我的身傍。

『我要築一楹精舍，在西湖裏。』我笑着說向我的C妹。

『好呵！我想，那精舍的旁邊，栽滿了青青垂



柳，垂柳的外圍，接着是清清的河流。我們倆兒，住在一起。』

『房間要怎樣分配呢？』我問。

『你的臥房的旁邊，接着是我的臥房。接着兩間小室兒，一間是我的書室，一間是你的畫室。』

『還有客廳呢？』我又問。

『在書室的前面吧。』

『還有儲室呢？』

『在客廳的左面吧。』

『這樣，什麼都完全了。』我微笑着說。

『兩個房間分開也太麻煩了，不如兩個拼在一起吧。』

『也好的，只是要擺兩張床。』

我醒了，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夢中的C妹是這樣和我談話的，我想起我倆那時小女兒們的情景。然而我無時而看見我的C妹呢？

醒來燈未滅，

心事和誰說？

(二)一朵紅花

彷彿是首夏初晴，我和H妹在花園中散步。

站在數朵紅花前，我慢慢地捧着一朵盛開的花默語了，『好美麗的花冠呀！』

H妹笑着站在一旁。

我愛這美麗的紅花，然而我不知道伊叫什麼名字。

『W姊，我摘下這些紅花，戴在你的襟上吧！你的衣服太素了，我給你一個點綴。』H妹究竟還是愛紅愛綠的小孩呀，伊厭惡我的素淨的衣裳。

我愛這美麗的紅花，但是我不願將伊戴在襟上。』我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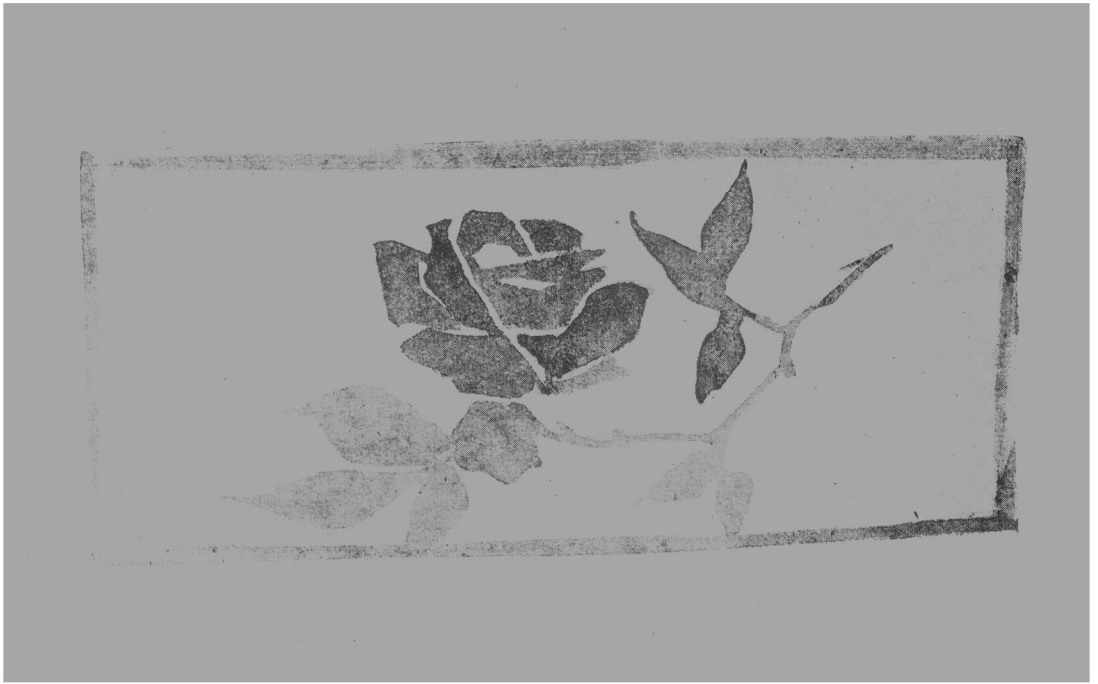
H妹是怎樣頑皮而殘忍呀，可愛的紅花已經分離了伊的故枝，拘束在H妹的手裏。

然而我終不願將紅花戴在襟上！

我將紅花從H妹的手裏拿來。

『怎樣處置這朵紅花呢？』

『讓我帶回家吧，供在瓶裏。』我說。



我的房裏沒有幾本書，然而壁上全掛着我愛的名畫。

我的桌上擺着一個黃色的空瓶。

我想起來了，當S哥將這瓶給我的時候，他說，『我送這瓶給你養花，你可對着寫生。』

然而我終不忍將鮮花從枝頭採下，插在瓶裏！

所以這瓶總是空着，從S哥送我以後。

可憐而又可愛的紅花呵，這也是你的一點姻緣，你的生命終要歸宿在我的空瓶裏。

早晨起來，頭上散亂的髮還沒有梳洗呢，我便把瓶裏的紅花，擺在那纔從黑夜手裏逃來的陽光底下。

我知道早晨的陽光是微弱而溫和的，他一定能給我的可憐的紅花康健和鮮明。

正午，我從學校回家，又把紅花從陽光底下搬在房裏。

當我讀書倦倦的時候，我凝視着這驕艷無言的紅花，把我的滿腔心事，暗暗向着伊說。

伊回答我的是沉默，是和諧與安靜的沉默。

在不眠的長夜中，在寂寞的燈光下，伊告訴了我許多悲哀和空虛的神秘。

然而伊萎了，在伊插在瓶中十日以後。

我沒有流淚，也不覺得悲傷，在寂寞的長夜中，我悟澈了世間一切的悲哀和空虛，一朵紅花萎了，我不能再看見伊的影子，但我總忘不了伊告我的悲哀和空虛的神秘。

(三) 騎驢

我忽然又到了北京來了。當我從家中動身的時候，南邊的朋友，整天的寫信催着我。

『到上海來吧！』杭州的朋友都到上海去了，於是也希望我能去。

上海是朋友最多的地方，但有那種匆匆忙忙的聲音，那種遲重的拖鞋的聲音，夜中的喧嘩的聲音，和那種五光十色的電燈。我知道我的視官和聽官，彷彿要對我宣告干涉，獨立了。我想。

我厭惡上海，我也厭惡北京。然而我厭惡胡鬧的喧嘩，勝於厭惡清靜的寂寞，所以終於到北京來了。

離開我的畫室，便走進我的辦事室了，我沒有逛過，直到了我來北京兩月以後。

『騎驢去吧！』這是一個閒靜的星期，P姊來訪我，便同着出去。

我雖然是一個弱者，然而我第一次騎驢，便覺得騎驢是一件快樂的事。

趕驢的人退後了，我和P姊馳向前去。經過了汚穢的城門，到了郊外。

幾處土牆旁邊，站着三五破衣的小孩，灰塵吹滿他們的全身。他們只不慌不忙的，往來遊戲。一個老人赶着驢車，口中唱着山歌，在灰塵中緩緩地前進。

遠處是灰白色的天，禿了葉子的樹林，西山隱約在雲霧裏。我在驢上不住地幻想，幻想我的將來。

我雖然不知道——也許知道的——『我的所在』究竟在什麼地方：在天之涯？在地之角？在隱約的曉光裏？在甜美的夢中？然而我的心，我的靈魂，却從今有了歸宿！

也許我的將來在浮雲裏，然而我知道浮雲裏有我的熱烈的太陽。

我的心忽然安靜了，像雲外的青天一般的安靜。

走到護城河的旁邊了，我看見那絲絲柳梢的倒影，我和P姊都爬下驢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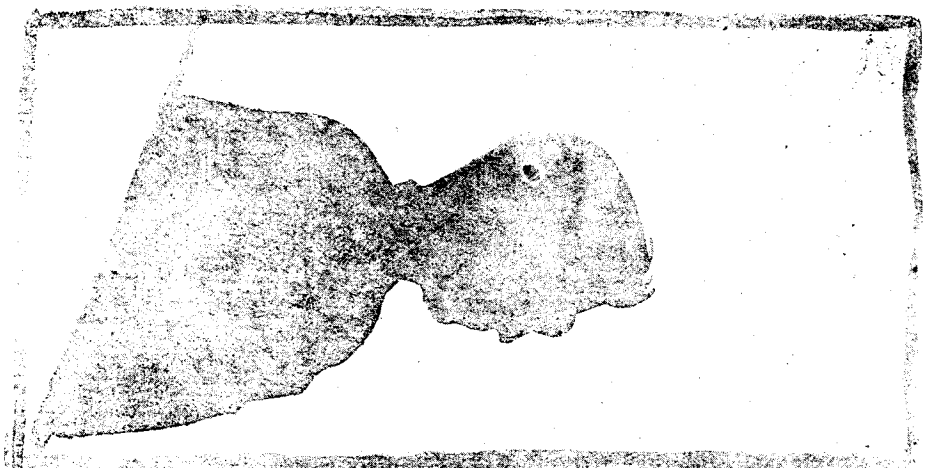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談到各人的學業，我驕傲而又羞慚了，我說，『我要繪一幅畫，一幅人間所沒有的畫。』

『是什麼畫呢？』

我要表現人間一切的痛苦，用我的淚珠染着心血，塗在那灰色的畫帛上。我要使人們看見我的畫而流下淚來，用他們的眼淚洗淸他們的罪惡。』

P姊樂了，伊說，『我也要做一部小說。』

『好的！』



『我要做一部小說，寫盡人間的妖魔鬼怪——把人間的罪惡都實現出來。因爲猿猴是人類的祖宗，而人類却比猿猴的罪惡多萬倍。』

『好的，你快做吧！』我說。

『我不能快做。我不能將我的心血的著作使人們叫好，同文壇上的小孩爭暫時的得失。』

『幾時做成你的著作呢？』

『十年以後！』

赶驢的人來催我們了，我們只得歸來了，在歸來的途中，我們看見一對對的情人攜手到郊外來散步，然而我並不驚奇，也不羨慕，只抬起我的頭來凝視着天空的浮雲。

(四)訪魯迅先生

孫老頭兒是一個很有趣味的人，我和S哥都喜歡同他玩。

人們都說孫老頭兒是日本人，因爲他是一個矮子，而且，臉上養了東洋式的鬍鬚。當他在戲園裏

看戲的時候，茶房們對他囉嗦，他置之不答，於是茶房們便說，『呵，日本人是很難說話的！』

眞的，孫老頭兒活像個日本人！

S哥是很好吃的，我替他取了一個綽號，叫做『吃精』。他最喜歡上館子。

然而孫老頭兒的好吃，大約不亞有S哥罷，因爲S哥要上館，孫老頭兒總是贊成的。

那天，是深秋的一個正午，他們倆兒又要上館去了，我也只好同去。

大家都吃飽了以後，便照例要想玩了。

『到那裏玩去？』S哥問。

『訪魯迅先生去！』孫老頭兒說。

『好的！』我贊成地說。

我的腦中開始想像我理想中的魯迅先生了。我讀過他的『吶喊』，而且讀過不止一次。我想像中的魯迅先生大約是很沉鬱而勇猛的罷。我覺得『吶喊』的味是辣而苦的，然而我不知道爲了什麼總愛讀他。

在一個很僻靜的胡同裏我們到了魯迅先生之居了。我們敲門，便有人來開，孫老頭兒先進去報告了，我和S哥站在院裏；院裏有一棵桑樹，是落了葉子的。

房門開了，出來一個比孫老頭兒更老的老年人，然而大約也不過五十歲左右罷，黃瘦的臉龐，短鬍子，然而舉止很有神。我知道這就是魯迅先生。

我們都走進魯迅先生的臥房了。

這是一間并不寬大的臥房，房門的右邊，擺了一個書架，然而書架上的書籍並不多。接著是一個桌子，這就是『吶喊』的作者的著書桌罷。桌的旁邊接著擺了一隻箱子，箱上也雜亂地堆了些書籍，臥床是靠著房的後牆的，這是很簡單的臥床罷，因爲是用兩隻板櫈和木板搭成的。

我和S哥坐在房的左邊的椅子上，孫老頭兒坐在床上。

我開始知道魯迅先生是愛說笑話的了，我訪過魯迅先生的令弟啓明先生，啓明先生也是愛說笑話

的。然而魯迅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並不笑，啓明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也笑，這是他們哥兒倆說笑話的分別。

魯迅先生端出一匣餅干來了。

『剛纔吃過飯。』我說。

『吃過飯便不能吃餅干麼？』魯迅先生說。然而孫老頭兒與S哥已經開始大嚼了。

因爲知道我是喜歡繪畫的緣故，魯迅先生找出一冊冊的德國名畫來。

我不懂德文，所以只能看畫。

然而畫上有蛇，我怕蛇，連畫上的蛇也怕看。

『繪畫的人是不能怕蛇的！』魯迅先生說。

我羞慚而微笑了。

魯迅先生對於歐洲名畫大約看得很多的。他說繪畫的 Design 很要緊。然而中國的繪畫者大都對於 Design 不下工夫！

大家亂七八糟的談了半天。我只深刻地記得魯迅先生的話很多令人發笑的 。 然而魯迅先生並不

笑。可惜我不能將魯迅先生的笑話寫了出來。愛聽笑話的人，最好親自到魯迅先生那裏去聽。

(五)S哥和老鼠

S哥住在破廟裏。

這破廟很荒涼罷，寬大的院宇，稀疎的小樹，古舊的紅墻。

我的確是不愛這破廟的，然而S哥却很得意地，逢人便道他們的破廟的莊嚴與偉大。

S哥的房裏，除了書籍以外，多的是糖食和餅干，更多的是老鼠，好吃東西的老鼠。

在S哥的房裏，老鼠便白天也東西奔走的。

S哥並不愛老鼠罷，然而他終不肯損害老鼠。於是老鼠便威風而驕傲了。

當我與S哥談興正濃的時候，在房頂的天花板上，老鼠們似乎賽跑地奔走，奔走得木板咚咚地作響。

我煩惱而且厭惡了。

『老鼠們，不要鬧！』S哥喊着說。

老鼠們並不聽S哥的話，木板上響得更凶。

S哥似乎也惱了。然而當老鼠在桌下偷偷地跑過的時節，S哥却並不去踐踏他們。

於是老鼠終於不怕S哥。

老鼠咬破了S哥的書籍，破壞了S哥的名畫，在黑暗的夜裏，偷吃了S哥的餅干。

然而S哥並不想法損害老鼠！

應該殺的，應該殺了他們。我也懂得S哥的懦弱和仁慈，然而老鼠的目益猖獗，實S哥的咎由自取。

（六）雨天

聽着窗前點滴的雨聲，心兒也像遊絲一般的飄忽無定。

我寧得不如到階前去受些微風吧——微風拂面也頗有趣味。

擾人的點滴的雨聲，滴破了宇宙的幽靜與和

語。

微風吹雨點到我的身上，我的衣服也幾乎濕透了。微風吹雨點到玻璃窗上，窗上像蓋上了珍珠穿成的網兒。

我悄然直立，任微雨濕透了我的衣服。

我想起南方了，南方現在也在下雨吧？街頭巷口不要又成一條河了，隔壁的小孩們不是又在摺些硬紙的船，放在水面上當玩意兒麼？

我想起了杭州一班朋友。K姊最愛在雨天出門會客，撐着雨傘，穿上高跟皮鞋，到蘇堤一帶去行走。

『雨後的景緻是新鮮可愛的，然而雨中的景緻更是別緻可愛。』K姊常常這麼說。

W姊呀，H妹呀……伊們也常常跟伊去看雨景的。

然而我最怕雨天出門。雨天不如坐在房中，信筆書畫，朗讀詩詞，我以爲。

『你太老實了，這樣痛快淋漓的雨景，你都肯

放過牠嗎？』這是K姊譏笑我的話，在雨天照例聽得見的。

『你們眞是愛逛，晴天逛逛也罷了，雨天也要出門，不是想出風頭嗎？』我這樣笑伊們。

然而這種是非也値得辯論嗎？我從前太愛辯論了，現在的我連話也懶得說了，何況是無謂的辯論呢？

然而我是胖了，到了北京以後。

我是常常生病的，在南方。

在北方聽見雨聲是很難得的。我厭惡北方的狂風，我却不能不愛北方的微雨，因爲這是難得的微雨。

(七)釣魚

偶然到八道灣遊玩，看見許多小孩子一般的男女朋友。

座中有沉默的李君，和豪爽的李夫人，詼諧的川君及伶俐的川夫人，還有S哥和我，還有啓明先

生的令郎豐一和孫老頭兒的令郎惠迪。

『釣魚去吧！』起初是啓明先生的令郎和川先生這麼提議。

『去吧！』S哥附和着說。

啓明先生家裏的僕人把釣魚竿拿在手中了。

『去吧！去吧！』大家起鬨似的說。

這樣便大家走出門了。

『到高亮橋去！』川先生很興奮地說，並且替大家叫好了洋車。

我不知道高亮橋是在那裏。我從南方來的，常忘不了南方的水色和山光，然而在這樣沙漠地的北方，何處去看那青青一碧的水色呢？高亮橋那裏也有南方一樣的清水麼？我坐在洋車上不住地幻想。

到了高亮橋了，我們大家便開始步行。從橋的旁邊走去，看見兩旁絲絲的垂柳，成隊的悄悄地站着。幾個中年人在樹下垂着釣竿。這彷彿是畫圖上的景象吧，我想。

然而我們的釣魚竿是拿來了，釣魚食品却忘記

帶來，於是大家十分失望了。

『沒有魚餌，魚如何能上鈎？』啓明先生的令郎着急的說。

『不要緊的，我們大家去找罷！』我們大家這樣說。

『找蚯蚓麼？我知道什麼地方有！』孫老頭兒的令郎說。

我因爲不會釣魚，他們着急，我只微笑着站在一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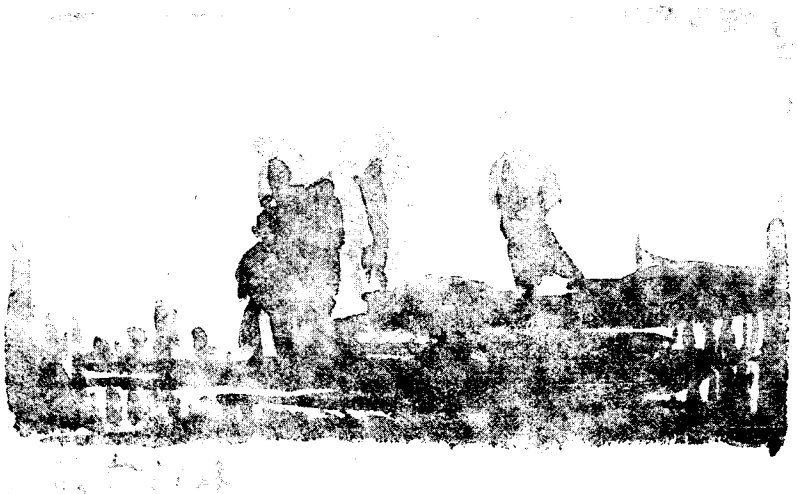
李夫人大約對於魚餌的問題，也沒有興味吧？所以我們倆兒便坐在一塊大石頭上，靜看着這一帶臨流的垂柳，灣灣的小河。

『那邊的景緻很好，你可以繪一張圖帶回去！』李夫人說。

我開始知道李夫人對於圖畫也是很有興趣的。

『身邊一張紙也沒有帶，今天出來很匆促，便將一切都忘了。』我說。

河沿有個小女孩在洗衣服，都穿得很新鮮，她



穿的確像杭州香市上的香客，又紅又綠的。

他們大約找不到魚食了罷！然而啓明先生的令郎和孫老頭兒的令郎，還在那裏商商量量的用手挖着泥，低着頭兒注視着地下的泥土。

『我們起來走吧！』我說。

我和李夫人談着，走着，領略郊外一切風物。

『唉，北京也有這樣一條干淨的水呵！這樣長而且干淨的水，可惜太不會利用了！假如能像西湖一樣，造成幾十隻小船兒，載着遊人來去，豈不很好？』我說。

『北京的人眞笨，北京人只會化錢到戲園裏去捧角，到館子裏去請客……』李夫人驕傲的說。

他們也一個個地跟來了。釣魚竿在他們的手上，終於沒有下水！本是爲了釣魚而來，却終於閒遊了一圈而去。沿着萬牲園的圍牆，我們走到了圍牆的盡處。

（八）黃昏

我最難忘的是一個深秋的黃昏，我靜臥在病榻

上，對着孤燈如豆，母親不在跟前。

我開始咀咒這無聊的人生了。

我好像是生來與病爲緣似的。這是我五歲的那年，家人擺了一盤瓜子在我的身邊；因爲扶持我的人偶然離開我的身邊，我便抓了一把瓜子，吞在我的肚裏。上帝呀！這便是我的多病的根源！

整年的靜臥在病榻上，吃着苦水的藥：時而澈夜焚燒，頭昏目暈；時而嘔吐終日，食不甘味；時而腹脹氣促，輾轉難眠。十餘年的大好光陰，全斷送在辛苦的醫藥裏。

然而感激上帝，我終於保全了生命。

這是一個深秋的黃昏，嚴厲的秋風，在窗前吹得樹上的葉兒，蕭蕭作響。我的病已漸漸地就痊了，却還是不思茶飯，無力起牀。

勞苦的母親，大約已走到前廳，照料家務去了。勞苦而慈愛的母親，當伊的手伸在我的身上的時節，伊摸着我渾身盡是骨頭；伊只是偷偷地回轉頭來，揩乾眼淚。

我不知道怎樣說出話來，只是愛的神秘，死的恐怖，在我的弱小的心房中，併在一起！

我在苦痛的病榻上，悟澈了人生的無聊；我在母親的熱淚中，悟澈了愛力的偉大！

生命是葬埋在愛的泥土中；只有愛，他能灌溉生命，扶持生命，使生命完全而且豐富。

我靜臥在病榻上，憐惜那窗前風中的枯葉，憐惜那過去記憶中的孤單的遠方人，憐惜那世界上一切悲苦歡樂的萬千生命。

我輕輕地用薄被蓋住了身軀，讓頭兒躲在紅綾的被中，竟做了一晚愛的甜夢。

我忘記了我過去的一切的苦痛和憂愁。我髣髴我的身上的肢肉已經豐滿起來，我是那樣美好，仁慈，而且溫柔；我髣髴已經成就了愛之女神，在這樣一個深秋的黃昏。

然而母親不在我的跟前！

❖ ❖ ❖

這是一個初春的黃昏，我從古廟歸來，對着天際的點點歸鴉，三年前深秋的黃昏時在病榻上的深

思，忽然似夢似煙地湧現在我的心頭。

我如今能走能跑，能繪畫，能讀書，我已經是一個健康的人，雖然病魔有時還在午夜的夢中來找我。

生是愛的象徵，讓我爲了愛而讚美生命。

(九)病的煩惱

病中整日的閑着，眼睜睜地送着光陰流水般過去。我是一個好忙的人，如何能夠這樣的閑暇呢？可悲哀的心境呵！

我要去遊逛，然而我那裏有遊玩的能力呢？偶然扶牀微坐，伸足欲行，便覺得隨風搖曳，我眞似風中的弱柳呀！

我不能讀書，不能工作，閑臥在牀榻上，望徧了牆角，望徧了窗門，緊閉的窗門，引起了無限的回憶。我回憶起那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，回憶起熱血的青年們被捕入獄，回憶起我也搴著白旗，跟着他們一樣的熱血飛騰，氣勢洶湧的在街頭走，大呼

「救國」，「革命」。然而現在閑臥在緊閉的窗下，往日的威風那裏去了？

我有那無邊無岸的深長悲哀，我的悲哀中雜着憤怒和傲慢。我怨恨那無端困我的病魔，我隨手擲破一隻桌上的茶杯！

「好了，別生氣了，茶杯已經擲破呵！」慰問似的女僕人說。

「破了怎的？你們還要我賠補麼？」我傲慢地說。

「不是的；我以爲茶杯破了，小姐的氣悶也可以消消了！」女僕人帶笑似的說。

然而擊破一隻小小的茶杯那裏能稍減我心中的怨恨呢！我想把緊閉的窗門擊碎，好去領略那窗外風光明媚的好景；我要走到那溫熱的陽光底下，將我慘白的皮膚晒得紅暈；我想騎着駿馬，奔走在鮮血淋漓的戰場中；我要拖着大砲，馳驅在爲着革命而爭鬥的砲火底下。

然而我仍舊是昏沉 沉地臥在 沉悶的牀榻上。

我趁着沒有人監視我的時候，我把覆在我身上的厚被掀去，我推開擺在我的牀前的藥水和食物，我扯碎攤在我的枕邊的小說和繪畫……

然而這算我對於無聊的病歷的反抗了。

「孩子，不要掀開被了，受了風不是好玩的，」母親發現了地下扯碎的破書和繪畫，知道我是在煩惱了。

「好孩子，忍耐些，不久病就好了。」母親拿着我的手，叮嚀地說。

眼淚流在我的臉上了，我算是不輕易流淚的。病後的流淚，這是第一次呵！

(十)青梅與紅葉

西湖是我的第二故鄉。青梅如豆，綠柳如眉的時候，我是常坐在湖岸，享受着清靜的勝境，同時也感到寂聊。

數椽稀疏的茅屋，綠油油的菜葉，黃金色的菜花，我髣髴變成了一個農民，住在湖邊。

從殘冬手裏逃出來的昆虫，正在我的面前翔翔呢，我享受着和煦的春天，我對着如畫的山河微笑。

我休息的所在，不是湖濱公園，不是公共運動場，也不是湧金門外的橋頭，我只是坐在一株楓樹下的石級上。

病後最愛酸味，然而我坐在一株楓樹下的石級上，那裏能得到酸梅呢？那時我想，頭上的楓樹最好是變成了一株青梅滿樹的酸梅吧！

我的希望是這樣的，然而我的女僕告訴我：『楊莊的院裏有好幾株梅樹呢。』我又告訴伊：『我想着酸梅，但是也捨不掉楓樹，我想，最好楓樹變成了酸梅吧。但是那裏有酸梅，你也可以替我去採來吧！』

女僕眞的去採酸梅了，伊去後，我只是悔恨不該讓伊去！因爲伊的脚太瘦小了，假如我想吃酸梅，至少也必須等伊幾點鐘吧！

我獨自坐得不耐煩了，便伸手在樹枝上摘了幾

片青葉，然而我又失望了，我想摘下一片霜後的楓葉呵！我想着那樣黃而且紅的楓葉，然而在我手中的，確是春天的顏色。

我想，將春天的顏色，夾在我懷中的書裏吧！我懷中的書，便是歌德的『少年維特之煩惱』。

這眞是一本悲慘的奇書，是P姊送來教我看後批評的，我病中呻吟不暇，那有功夫來細看牠！

P姊待我像伊的小妹妹吧（？）伊有了小玩意兒，總想送我玩的。

然而這次送我『少年維特的煩惱』，伊可錯了，我就是閉起書來，也忘不了那似瘋似狂的維特的悲慘結局！我偶然想着春天的楓葉變成了酸梅，又想將春天的楓葉變成了紅黃的色彩，這樣的奢望，有誰知道？

然而翻開書來，這樣一片霜後的紅葉，是誰夾在書中的？

我因爲感激這一片紅葉，心中起了難言的煩惱，便坐在石級上，靜想着情海中無限的悲哀。

『有誰送我一顆酸梅呢？

我是這樣想着，然而小脚的女僕還沒有來！

只要春風吹到了身邊，我總要如夢如幻地想起西湖，西湖的楓葉呵，眼前的酸梅呵，我是渴想着你們的。

（十一）晨光社

在西湖旁邊組織的一個小小文學團體，便叫做「晨光社。」

這是一九二一年松風發動的時節，大家三三五五地聚會在西湖邊了。這裏面有自稱天才的新詩人，有抹殺一切的批評家，也有專爲聚談而來的公子和小姐們。

每次開會的時節，自然有許多朋友們拿許多文章，小說，詩歌來陳列。然而我們的同伴們怎樣呢？伊們聽見要拿著作來陳列，便要紅起臉兒來客氣了。

其實拿著作出來陳列算得什麼呢？

無論組織什麼社的宗旨，大概都說是「聯絡感情」，「交換智識」吧。然而「感情」總算是「聯絡」了，「交換智識」是怎樣的空虛而且渺茫呀！我這樣想着。

晨光社的那次開會的時節，正是一九二二年的元旦。新歲多暇，同學們都歡天喜地來逛西湖了，我們的晨光社便也舉行在西湖裏。

他們都說女子是不能喝酒的，我們便喝酒，痛快地喝酒吧。P姊是喝醉了，醉了的人是怪可愛的，我們於是發起議論來了：

「文章藏在肚裏也夠了，何必寫到紙上來，多一番形迹！我的肚裏有文章，也有酒，然而我不願意寫出來！」P姊傲然地說。

「我的文章是自己寫了出來，自己看過，自己毀掉。悲哀時便自己痛哭，歡喜時便自己歡笑，人不能懂得我，我也不能懂得人。」我激昂地接着說。

「我的文章也不在肚裏，也不在紙上，我的文

罩是像浮雲般地飄泊在大空中。人們只能猜想，不能明瞭。」W妹從旁插進來說。

「我沒有文章，只會喝酒。」Y姊軒昂昂地走來，手中還拿了一隻大杯。

我們的議論正像長江一般地滔滔不絕呢，然而討厭的他們已圍上來了，我們的議論也只好在無聊的起鬨聲中停止。

❖ ❖ ❖

晨光社算是不久便短命夭折了，然而這裏面也產生了幾個小小的詩人吧？人生離合是無常的。我如今住在這風塵滿面的北京，貴族而老大的中央公園呀，寥落而閒靜的萬牲園呀，幾時能把我們晨光社一般姊妹們請來，大家喝一杯熱酒呢？

夢裏的不幸而短命的晨光社呀！

（十二）除夕

除夕是商家結賬的時期，我也應該把這一年來的過去情形，從頭細想。

這一年的北京住活，總算過去了。自己教書掙

得錢來；自己學畫拿出錢去。一年辛苦，依然兩袖清風。

我坐在母親身邊，自思自笑。

「你是預備快樂過年了吧？」母親問。

「不是，我在算賬。」

「這一年的糊塗賬值得算什麼呢？我只覺得你的身體漸漸康健起來，也可快樂了。」母親又說。

我總算可以自慰了吧，這北京的一年半工半讀生活，並沒有生病。只是臉上長了幾次小癤，也隨長隨消了。我整日裏提着畫筆，在風前飄蕩。我的臉漸漸由白而紅了，舉動也漸漸野蠻而且活潑起來，朋友們多以爲我近於男性了。

然而我在西湖旁邊的時節，何嘗這樣呢？我回想一葉扁舟，湖中閒眺，寂然獨坐，整日不言。朋友都以爲我太靜穆了，我的姑母也曾這樣說。

靜穆的曙天，到北京却變了野蠻的曙天了。我愛美麗的江南，而他却愛北方的偉大。風塵蔽天，滿目荒涼，然而我的身體漸漸康强起來了。是

什麼理由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這一年來，我只捏了一回針，引了一回綫，爲他的小衫上縫了一個扣子，補了一次破衣。

我如今和他離別有十餘日了，他身上的扣子不要又脫落了吧？我這樣想着。

我的先生王悅之君總說我的圖畫是下筆大胆，色彩新鮮。我要他指出我的圖畫的缺點，他只是微笑而不肯說。

我也曾隨意作了幾篇小文，我也曾帮他同旁人打無聊的筆墨官司。「罵人，只算是出氣吧。」他說，我也這樣想。

我那裏會作文繪畫呢？我的確還是一個小孩，當我站在講堂上教繪畫的時節，總覺得講堂上的桌是太高了。我第一次站上講堂的時節，學生們在竊竊私語：「我們的先生，却是一個小孩。」

然而我和北京究竟總算是有緣的。北京給我的，只有灰塵，灰塵，灰塵。我却在灰塵中康健起來了。有人說，「乾燥的靈魂是最聰明的」。我要

是說「風塵的北京是最易健康的」。也許人們要笑我荒謬了。

姪女們穿紅戴綠的走到我的身旁來了。孩子們多歡喜過年，我是一個大孩子，然而我已經怕過年了。多過一次年，便多一次的回憶。假如回憶是悲哀的，願我忘却；假如回憶是快樂的，願牠永遠存在我的心裏。

草地

昨朝，偶然到郊外閒遊，看見北方草綠，心兒忽然飛到西子湖邊，橫河橋畔去了。

夕陽西照的草地，對岸是一條清澈的河流——遠而細長的河流，看來好似一條曲曲灣灣的銀白色的細線。

我最喜歡和W妹在課餘的時候，散步似的走到那裏的芳草地上去遊玩；我倆每次去遊玩，每人手中總携着一兩本消閑的書籍。

我們倆兒，在校中雖是形影不相離開一步，

然而正正經經地走到外面，便也覺得無話可談。W妹最喜歡拿溫柔的笑笑我，有時又想對我表示她的熱情，在左右無人的時節。

我也覺得有W妹在我的旁邊，而我們的旁邊沒有閒人，便什麼苦痛都沒有了，有時我竟輕輕地將手移到她的臉上撫摸一回，偷偷地親個吻。

『姊姊，我滿足了，——你這般愛我。』W妹歡喜的說。

然而當同學們走到我們身旁的時節，我們便故意疎淡起來了。但這樣故意疎淡也看得出來的。伊們將我比方一個『男性』，將W妹假定爲一位『太太』。然而W妹對於伊們的取笑是坦然的。

W妹的一舉一動，對於我沒有一點不自然，沒有一點傲慢和輕視。

我每天飯後想吃些水果，我的W妹總是早預備好的：梨的皮是削光了，橘的皮也剝好了，並且一塊一瓤的弄得很乾淨地裝在我最歡喜用的白色磁盤裏。

我飯後想到操場上散步，或是歌唱，我的W妹自然而然的就跟着我走了。

有一次，我偶然和P姊在飯後並排的到操場上走了一回。W妹遠遠地追來，已經臉紅了，伊向我苦笑一回，偷偷地拿了一拿我的手，乘着我不注意時，伊悄悄地走了——走到課堂裏去，靠着窗，咬着手指，在那裏偷瞧我和P姊。

P姊知道W妹又在嘔氣了，她說，『你到伊那裏去吧！』

我愛W妹，我也愛P姊。

P姊的性情很豪爽，而且是愛說愛笑的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們許多同學都從操場上散步歸來，那時溫課鈴也搖了。

我那時很不舒服，思睡又不能獨自上樓，便在P姊旁邊坐下了，因爲P姊正在讀詞，我平日最喜聽人讀詞，尤愛聽P姊的嬌細的聲音。

然而P姊因爲我坐在她的旁邊，却拋掉書本，和我談起故事來。

那天的明天是要開運動會去的，W妹在飯前已告訴我，『裙子要熨得平平的，衣服也不要縐着』，還有她最要緊的事，我每天替她梳的S頭，是不宜於運動的，因爲太鬆了，容易散開的；我當時已答應她在夜裏先替她改梳一次辮子頭。

我坐在P姊旁邊許久，她談故事的談興正濃，我聽得也頗起勁，將W妹囑我的事，都忘却了。

W妹什麼時候走到課室以外去，我沒有看見；伊什麼時候到梳裝室中哭起來的；我更是不知道。

C妹遠遠地跑來，伊說，『你們不要談故事了，W妹已經在梳裝室中哭起來了。』伊說完，只是涎着驗兒向着我笑。

我纔想起飯前W妹告訴我的事，趕快走到梳裝室去，W妹也就不哭了。

離別W妹已兩年，聽說伊現在是在學佛了！然而P姊還是同從前一般的豪爽吧？

吹着郊風歸來，心兒還在天外的江南。

野馬

精神是野馬。他是自由，勇敢，驕傲，猖狂；他是獨來獨往，馳驅東西；他是世界之主，人類的神，萬物的主宰。春風爲他而吹，夏雨爲他而淋，秋葉爲他而黃，冬雪爲他而白。他超過時代，超過死亡，超過美和笑，超過血和淚；他永遠向着前途奔走，向着光明。

人類——愚昧而且幼稚的人類，他們築起長堤，掘成溝渠，堆起高山，種遍荊棘：他們把精神用繩綑着，用索拉着，用鍊鎖着。他們阻止精神前進。西方的基督，東方的孔丘，印度的佛陀，他們是精神的驅策者，同時也是精神的束縛者。他們用盡心血，造成道路，强迫精神奔走。然而束縛是無用的，精神永遠冲開束縛前進，永遠是獨往獨來。束縛只是躭阻進步的時間。然而幼稚而愚昧的人們，方且非束縛不足以舒服。他們是可鄙的懦弱者，無聊的胆小者，生命的損害者，光明的隱蔽者。

我告訴你們：精神永遠是野馬。你們應留心、你們的束縛是無用的！你們用盡心計，造成無聊的繩，索，鍊，縛住精神；你們應留心，精神一旦猛勇而馳，終當脫離了一切。你們應留心，你們懦弱者，胆小者，永遠是精神的野馬的蹄下的踐踏者，犧牲者。

精神是野馬，他愛大胆無畏和獨來獨往的人們！

——插圖之一解——

衣萍筆記

上午

我今天起來晚了，其實還早罷。

可是太陽近來走的快了。我便坐着車到學校去。

我匆匆的上了樓，進了畫室，照例的將牆壁上的畫，一張一張的都看完了，我一個人踱來踱去。爐子是冰冷的，壺裏的水，也結了冰了。

我脫了大衣，打開我的畫囊，將顏色板和筆都

拿在手中，便開始了我的工作。

我輕快的將輪廓描好，休息了一會。

然而還沒有人來。

我薄薄的上了一層背景的顏色，心裏想着窗外的雪景，便不知不覺地放下我的畫筆。

我從窗口望去，一所一所地洋房，一排一排地枯樹，一堆一堆地石頭，全穿上了白衣裳。遠遠的幾隻飛鳥好像對着青天微語。我彷彿在諦聽，但終於不懂得什麽。

將濃厚的顏色調好，大胆的表現着我的一切的眞誠。這樣幾抹已經完成了。

我靜悄悄地退後幾步，對着我剛完成的畫。我微笑，寂寞的微笑，只有太陽在窗上，也同情地顯着微笑的顏色。

時候已經近午了，然而我還不知道餓，我因爲應該去看他，便又坐着車走了。

瑟瑟地寒風，送嚴寒到我的心裏，湖地的灰塵也隨風飛舞，迷惑了我的兩眼。

車夫似乎也無力了，手脚却在風上戰抖着。

我下了車，便直奔他的房中，然而他不在。

我慢慢地拿下面紗，解下圍巾，脫下大衣，他果然不在。我望遍了房中。

我向著牆上望去，他的大衣不在，他的帽子也不在了，我走到桌旁，打開抽屜，他也沒有留下字條。——不知他這時候回來不？我又迷惑的想。房中祇有冷澈澈地幽靜：我走到爐邊，爐子是冷的，我伸手摸棹上的茶壺，茶壺也是冷的。

我聽見外面石階上的步聲，他歸來了吧，我以爲。然而這步聲漸走漸遠了，他却還沒有來。我走到書架旁邊，想選擇一本有趣味的小書看看。然而我失望了。找遍了滿桌滿架的書籍，竟找不出一句安慰我的話。

我幽靜的坐在桌前，慢慢的將他平日作的詩稿翻開看着讀着。

然而他還沒有來。

『想像的繪畫』教授

（一）

我記得，當我在小學的時候，我便嗜好繪畫。那時我的先生教我，『你畫這條牛』，他說完這話，拿一張範本給我，於是我便照着範本畫了一條牛。可是我覺得範本上的牛，和我在田野間看見的牛並不相同，於是我問先生：『這條牛不對罷？怎樣牠的毛這樣美麗，而我看見的牛全不是這樣呢？』我的先生板起臉來說，『你照着範本畫罷，別多話。』

在中國學校裏，只有先生的話是對的。學校裏沒有眞理，先生便是眞理。

我於是便照着範本繪畫了。

然而我的確倦了，而且厭了。我畫一隻豬，一匹馬，——覺得範本上的豬並不像我家裏豬欄裏的豬，而範本上的馬也並不像我爺爺愛騎的馬。

『先生，我不愛照着範本畫。』

『不行！你不畫——扣分！』

我又恐懼起來了，因爲那時我覺得『分數』便是我的生命：我沒有希望，『分數』便是我的希望。

從此我便不敢反抗了，因爲先生有給『分數』的權能，而『分數又是我』的生命，先生實在有使我生死的權力。

範本是先生的工具。先生把範本一張張的散給學生了，先生便什麼事也沒有了。他站在講台上，大聲地說，『你們好好的畫罷！』

從此先生便不說話了，只有範本對着學生，學生對着範本。

我的確愛繪畫，然而我在小學裏是這樣繪畫的。

大概天下的繪畫便是臨範本，臨範本便是繪畫罷。我在小學時想。

○　○　○

我已經出了小學而入師範了。

我又發現眞理了，我知道天下的繪畫，除了臨範本以外，尙有所謂『寫生』。

『寫生』又是怎樣呢？先生拿了一隻茶碗，於是放在講台桌上，教學生說『你們對着畫罷！』

這太簡單了罷，在潔白的圖畫祇上，只畫一隻茶碗。我想。

『先生，茶碗的旁邊，再加上一把茶壺，畫起來不更好看些嗎？』我開始插嘴了。

『不行！我叫你畫茶碗便畫茶碗，不許多嘴。』先生憤然的說。

我又窘了，我覺得畫茶碗的『寫生』比臨範本還無味。

然而我不敢不畫，可憐！

有一天，——這大概是我在師校二年以後了，先生拿了一個瓶來，瓶上還插有一朵紅花，先生照例的說，『你們對着畫罷！』

這一天照例是要畫鉛筆畫的，然而我覺得這朵紅花用水彩畫起來，豈不更美麗麼？

『先生，我用水彩來畫！』

『不行！大家用鉛筆畫，你也要用鉛筆畫！』

我記得，我的確從小便嗜好繪畫，然而我這番的確有些厭了，因爲我覺得在學校裏繪畫不能給我自由。

（二）

過了兩年我因病而輟學了，在病中我什麼書也不能讀。

這時我只有繪畫消遣。

因爲先生不在我的旁邊，我於是便自由起來了。我對着範本臨畫，然而我並不照着範本。我畫了淡淡的遠山，落了葉子的樹林，然而我在樹林旁又添上幾隻飛鳥。

我樂了，因爲我覺得創造的幾隻飛鳥十分有神。

有時我用鉛筆替我的媽媽畫一張速寫，有時我又用水彩畫了幾枝菊花。我歡喜什麼，便畫什麼。

因爲先生不在我的旁邊，我便自由了；因爲我有了自由，我的畫也一天一天的進步了。

我的畫是這樣進步的，在病裏。

然而我沒有先生！

○　○　○

我雖然不懂得什麼教育學，然而我也髣髴聽得國內教育家鼓吹什麼自動的，啓發的教授法。

然而『自動的』，『啓發的』也不過白紙上畫了幾個名詞罷了。這是有事實爲証的。

今年的夏天，我偶然動了遊興，跟着朋友到石頭城下一遊。

那時正是教育改進社開什麼年會。

那時全國教育展覽會也正開幕。

好鬧熱呀！那琳琅滿目的展覽會，我也無心細看，只留意那中小學的圖畫成績。

然而那最好的成績全是臨摹的！

在這全國教育展覽會中，我忽然發現有『全國』以外的日本的小學成績。

我驚異而又羞慚了。我也是主張『毋忘國恥』的，然而我不能不欽佩了。在那小室中陳列的日本

小學繪畫成績，紅的，綠的，各色的花，雄壯的人，糢糊的煙樹，缺點是有的，然而總是活的，每一張畫中有一種自由的精神流露在紙上。因爲他們全是對着實物自由畫的。

然而我們的最好的繪畫的成績是臨摹！

古時是這樣的，現在也應該這樣；先生是這樣的，學生也應該這樣。

嗚呼，悲哉！死氣沉沉的中國！

（三）

現在我已經是中學繪畫教師了，羞呀，像我這樣的小孩，也配做中學教師！

我的確憂愁着，因爲我不願意使我的學生跟着走我做學生時所走的舊路。人是活的，範本是死的，繪畫應該使學生們快樂，不應該使學生們痛苦。

然而我又窘了，因爲我不容易在中國買得教授繪畫的參考書：而且，學校中困於經濟，寫生的設備，也就不能完全。

悲哀呀，在中國做教師的悲哀呀！

偶然在友人處看見『美國寄來的學校美術雜誌』(The School-arts Magazine)。在這雜誌上，我讀到 Jessie Todd 的一篇短文，『想像的繪畫』(Imaginative Drawing)，覺得頗有興味。

Jessie Todd 這樣說：

『這是一件聰明的事，藝術教師能使學生以他們的藝術爲遊戲。允許他們隨便畫他們所歡喜的東西，讓他們自己選擇他們的繪畫用具，——無論是鉛筆，毛筆，或者是顏料，給他們以完全的自由。

這樣的方法有兩種好處：第一，這種方法能給小孩們無限制的自己表現的機會。第二，小孩們經過這種完全自由的藝術學習以後，他們能夠養成一種有條理的工作，時時能引起更新的趣味和新鮮的觀察。』

Jessie Todd 說這種教授法在芝加哥大學的附屬小學實驗，十分有效。學生的動作應該以自由爲基礎。觀察比書籍更緊要。『想像的繪畫』，便是令

學生自由繪畫，不限制他們的畫具，也不限制他們所畫的材料。

我以爲這種方法的原理十分簡單，然而在我國的泥古的教育界，或者還沒有夢見。

我在這篇小文中提倡兩種辦法：

（一）小學和中學的繪畫不應限制學生的繪畫的用具，以爲何時用鉛筆畫，何時用毛筆水彩畫。繪畫應以興趣爲標準，應給學生以繪畫用具的完全自由。

（二）繪畫的材料，無論是臨畫，寫生，均隨學生自由的意志，不應限以乾枯的材料。

教育的目的，是補助學生『生長』，教育的方法，是應該允許學生有充分的自由，讓『生長』得以完全發展。

一九二七年六月出版　實價一角半

著者　吳曙天

發行者　北新書局
北京東皇城根
上海四馬路中

版權所有　不准翻印